三國志

一七



劉繇傳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繇伯父寵爲漢太尉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傳李君書號爲通儒舉賢良方正爲般長卒官寵字祖榮受父業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遁歸脩供養後辟大將軍府稍遷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有若邪中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他時吏發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今聞當見棄去故勠力來送寵謝之爲選受一大錢故會稽號寵爲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賄无重寶器恒菲飲食

薄衣服敝車羸馬號爲窶陋二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驂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以老病卒于家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續漢書曰繇父輿一名方山陽太守岱繇皆有俊才英雄記稱岱孝悌仁恕以虛己受人繇十九從父韙爲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廉爲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

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爲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爲牧振武將軍衆數萬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袁宏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

殺太守朱晧（笮音壯力反獻帝春秋曰是歲繇屯彭澤又使融助晧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許子將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晧代領郡事）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笮融者丹楊人初聚衆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

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騷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偪屯秣陵融利廣陵之衆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為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

之嫌稍更乖剌更以同盟還爲讎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願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彰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吳書曰基遭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爲戚與羣弟居常夜卧

〔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次姿皃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爲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權爲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爲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爲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傳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
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
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
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
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
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殊
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爲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
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
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
爲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

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爲郡
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爲慈答曰初受郡遣
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
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即
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
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
其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
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
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
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

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
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
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
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偪融
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
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
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
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
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
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

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

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
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
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
所以存之備歛容荅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
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
融既得濟益竒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
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楊州刺
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
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
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

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鬭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擥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丹楊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 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策所執策素聞

其名即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荅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荅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爲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 臣松之案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爲謬誤 江表傳曰策謂慈曰聞卿昔爲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請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射鉤斬袪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者也 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焉 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爲行但其後不遵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

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生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

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江表傳曰策初遣慈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為籌策或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楊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

以別立郡須漢遣眞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諸盧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并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爲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爲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絶跡不復爲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猨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

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子享官至越騎校尉吳書曰享字元復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傳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爲日南太守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才除巫令遷交阯太守弟壹初爲郡督郵刺史丁宫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宫感

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爲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爲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歸鄉里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乃亡歸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䵋領九眞太守䵋音于鄙反見字林䵋弟武領南海太守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旣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

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闋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軿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佗不足踰也葛洪神仙傳曰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

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搖捎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侯官人也

武先病没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後又為其將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燮璽書曰交州絶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闚看南土今以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絶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

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
年孫權遣步隲為交州刺史隲到燮率兄弟奉
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隲斬之權加燮為左將
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質權以為武昌太守
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
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遙東附權益嘉之遷
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
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輙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
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
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輙為書厚加

寵賜以荅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
九十卒權以交阯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
呂岱爲刺史交阯以南爲交州戴良爲刺史又
遣陳時代燮爲交阯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
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阯太守發宗兵
拒良良留合浦交阯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
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
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
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自廣州將兵晝
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

士燮

有舊岱署臣師友從事先移書交阯告喻禍福

又遣臣見徽說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

尋臣後至徽兄祇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

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帳幔請徽兄弟

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

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伏誅傳首詣武昌孫盛曰夫柔遠能邇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創基德彰於柯會晉文始伯義顯於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令問長世貽範百王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

壹䵣臣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廞皆

免為庶人數歲壹䵣坐法誅䵣病卒無子妻寡

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土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愼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吳書　國志四十九

孫破虜吳夫人傳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生四男一女（搜神記曰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姙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袁術上景領丹楊太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

呂範依景合衆共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景爲劉繇所迫復北依術術以爲督軍中郎將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時策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豫章策遣景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爲廣陵太守術後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爲丹楊太守漢遣議郎王誧音普銜命南行表景爲揚武將軍領郡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

益會稽典錄曰策功曹魏騰以迕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夫人智略權譎類皆如此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合葬高陵志林曰案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無舉者云府君遭憂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貢舉斯甚分明八年景卒官子奮授兵為將封新亭侯卒吳書曰權征荊州拜奮吳郡都督以鎮東方子安嗣安坐黨魯王霸死奮弟祺吳書曰祺與張溫顧譚友善權令關平辭訟事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即滕胤女也胤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煚漢尚書郎

徐令貺子承撰後漢書稱貺幼以仁孝爲行明達有令才貺弟昌爲復蹈法度篤學尚義舉孝廉建昌長卒于官權母吳爲權聘以爲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會稽典錄曰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子崇揚威將軍崇弟勗吳郡太守並知名

吳主權徐夫人傳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眞與權父堅相親堅以妹妻眞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孫策

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爲泭佐船渡軍（泭音敷郭璞注方言曰泭水中簰也）琨具啓策策即行之衆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克定策表琨領丹楊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爲丹楊守（江表傳曰初袁術遣從弟胤爲丹楊策令琨討而代之會景還以景前在丹楊寬仁得衆吏民所思而琨手下兵多策嫌其太重且方攻伐宜得琨衆乃復用景召琨還吳）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討黃祖中流矢卒琨生夫人初

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爲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爲
妃使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妬忌廢處吳
積十餘年權爲吳王及即尊號登爲太子羣臣
請立夫人爲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
兄矯嗣父琨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
無子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吳主權步夫人傳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騭同族
漢末其母攜將徙廬江廬江爲孫策所破皆東
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

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吳歷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爲繼室）夫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久見愛待權爲王及帝意欲以爲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脩整禮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未一緣后雅

志毋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降
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
止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
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亭侯
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
呼哀哉葬於蔣陵

吴主權王夫人傳

吴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吴書曰夫人父名盧九夫人以選
入宫黄武中得幸生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
和立爲太子權將立夫人爲后而全公主素憎

夫人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和子晧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傳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爲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爲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傳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爲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似龍頭授己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爲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爲皇后性險妬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衆吳錄曰袁夫人者袁術女也有節行而無子權數以諸姬子與養之輒不育及步夫人薨權欲立之夫人自以無子固辭不受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卧共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

亮即位以夫人姊壻譚紹爲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

孫亮全夫人傳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爲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爲嗣夫人立爲皇后以尚爲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爲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爲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大

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懌全端全煒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爲會稽王後又黜爲候官侯夫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將家屬徙零陵追見殺吳錄曰亮妻惠解有容色居候官吳平乃歸永寧中卒

孫休朱夫人傳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臣松之以爲休妻其甥事同漢惠荀悅譏之已當故不復廣言赤烏末權爲休納以爲妃休爲琅邪王隨居丹楊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爲太

子時全主譛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
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孫儀謀殺峻事覺被誅
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休懼遣
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
孫亮知朱主爲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
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損
妻峻妹也孫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
年立夫人爲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爲皇太后
孫晧即位月餘貶爲景皇后稱安定宮甘露元
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

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鑒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一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住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孫和何姬傳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晧也太子和既廢後爲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峻素媢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何

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晧及其三弟晧即位尊和爲昭獻皇帝吳錄曰晧初尊和爲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何姬爲昭獻皇后稱升平宮月餘進爲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成侯洪卒子邈嗣爲武陵監軍爲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譌言晧久死立者何氏子云江表傳曰晧以張布女爲美人有寵晧問曰汝父所在荅曰賊以殺之晧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問左右布復有女否荅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爲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輙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爲空會夫人死晧哀愍思念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冢

中以爲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晧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大奢麗皆謂晧已死所葬者是也晧舅子何都顏狀似晧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譌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植時爲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譌言乃息而人心猶疑

孫晧滕夫人傳

孫晧滕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踈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爲五官中郎晧既封烏程侯娉牧女爲妃晧即位立爲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晧滋不悅晧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曆

后不可易晧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裔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跡如故而晧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多矣江表傳曰晧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當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採擇無已

天紀四年隨晧遷于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

義爲心平一爲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嬪妃傳第五

宗室傳第六　　吳書　　國志

孫靜傳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
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爲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
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
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渡
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
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
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
衆爲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

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罌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羅以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臣松之案今永興縣有高遷橋查音祖加反朗大驚遣故丹楊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博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丹楊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獻帝春秋曰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表拜靜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身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暠瑜皎奐謙暠二子綽超

恭超爲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緥

孫瑜傳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時賔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楊太守爲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爲襄安長無錫人顔連爲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

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絶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熈燿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傳

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鋭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黄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爲奉邑自置長吏

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晈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晈晈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閒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晈曰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閒十年初時相遲

年小今若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疎憎之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

孫皎

之觀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
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
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晈
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後呂蒙當襲南郡
權欲令晈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
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
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
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
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晈爲後繼禽
關羽定荊州晈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

錄其功封子胤爲丹楊侯胤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軍封侯咨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爲滕胤所殺儀爲孫峻所害

孫奐傳

孫奐字季明兄晈旣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晈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黄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爲軍前鋒降高

孫晈　孫奐

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奐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泝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為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為非計時梁為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十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梁計為最得即超增梁位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奐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

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
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與後襲業爲
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
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
口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
弟封又知胤據謀自殺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
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
魏魏以壹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
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妬忌下不堪命遂
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初三年死

孫𩔰

孫賁傳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産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爲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攝帥餘衆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爲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楊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爲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衆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

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江表傳曰袁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爲術所用作汝南太守而令賁爲將軍領兵在壽春策與景等書曰今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景即棄守歸賁困而後免香以道遠獨不得還吳書曰香字文陽父孺字仲孺堅再從弟也仕郡主簿功曹香從堅征伐有功拜郎中後爲袁術驅馳加征南將軍死於壽春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江表傳曰時丹楊僮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弟輔領兵住南昌策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拒僮芝之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進使公瑾爲作勢援一舉可定也後賁聞芝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得進據廬陵後封都亭侯建

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貴爲征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吳書曰鄰字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政績脩理召還武昌爲繞帳督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致之於法論者多爲有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荅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如濬意即解燮用得

濟博物志曰仲膺名卲初伯膺親友爲人所殺仲膺爲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袁術時卲爲阜陵長亦見江表傳

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族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吳歷曰鄰又有子曰述爲武昌督平荊州事震無難督諧城門校尉歆樂鄉督震後御晉軍與張悌俱死賁曾孫惠字德施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冏義以功封晉興侯辟大司馬賊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委讓萬機歸藩責出辭甚深切冏不能納頃之果敗成都王穎召爲大將軍參軍是時穎將有事於長沙以陸機爲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盍讓都督於王粹乎機曰將謂吾避賊首鼠更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耽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輿幸鄴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惠以書干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祕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其書牓題道衢招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即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旨累遷顯職後爲廣武將軍安豐內史

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傳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丹楊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幷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逐袁術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楊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大合衆圖共攻策策自率將士討郎生獲之策謂郎曰爾昔襲擊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還郎與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勳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爲廬陵太守撫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

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冶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因投書與昭昭示輔輔慚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數歲卒子興昭偉昕皆歷列位

孫翊傳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辟〔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印綬〕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楊太守時年二十後年為左右邊鴻所殺鴻亦即誅〔吳歷載翊妻徐節行宜與嬀覽等事相次故列於後孫韶傳中〕子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吳錄曰松善與

人交輕財好施鎮巴丘數咨陸遜以得失嘗有小過遜面責松松意色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君過聽不以其鄙數見訪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也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有此豈有望耶　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傳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江表傳曰曹休出洞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爲定武中郎將遣範令放火燒損茅芒以乏軍用範即啓送匡還吳權別其族爲丁氏禁固終身　臣松之案本傳曰匡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

匡爲定武中郎將旣爲定武非爲未試用且孫堅以初平二年卒洞口之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此合三十一年匡時若尚在本傳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別生弟朗江表傳誤以爲匡也朗之名位見三朝錄及虞喜志林也

子泰曹氏之甥也爲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新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爲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提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江表傳曰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　于寶晉紀曰秀在晉朝初聞皓降羣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爲伏波

孫明　孫匡

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追贈
驃騎開府子儉字仲節給事中

孫韶傳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愛之賜姓爲孫列之屬籍吳書曰河堅族子也出後姑俞氏後復姓爲孫河質性忠直訥言敏行有氣幹能服勤少從堅征討常爲前驅後領左右兵典知內事待以腹心之任又從策平定吳會從權討李術術破拜威寇中郎將領廬江太守後爲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

公耶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絶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皷柄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絶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絶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爲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爲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憲故孝廉嬀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爲丹楊皆禮致之覽爲大都督督兵員爲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能全權令使姦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疏遠

而責我乃耳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
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楊應之
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傅嬰等殺覽負吳歷曰嬀覽戴負親近邊
洪等數爲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姦計時諸縣
令長並會見翊翊以妻徐氏頗曉卜翊入語徐吾明日欲爲
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
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
送客洪從後斫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爲洪所殺迸走入
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負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負
所爲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
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
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
等說覽已虜略婢妾今又欲見偪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
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
所以不即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敢啓夫
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
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

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即吉惟府君勑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即就外殺負夫人乃還縗絰奉覽負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主續至悉族誅覽負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

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脩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楊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為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為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

稱尊號爲鎭北將軍韶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
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埸遠斥候爲務先知動
靜而爲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
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
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
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
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
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悦曰吾久不
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
四年卒子越嗣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

臨成矦代越爲京下督楷弟異至領軍將軍邵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爲宮下鎮驃騎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劫晧弟謙襲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討者晧數遣詰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晉以爲車騎將軍封丹楊矦晉諸公賛曰吳平降爲渡遼將軍永安元年卒干寶晉紀曰楷處事嚴整不如孫秀而人聞知名過也

孫桓傳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曲阿長次誼海鹽長並早卒次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彊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爲宗室顏淵擢爲武衛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千人

牛馬器械甚衆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備備軍衆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勠力備遂敗走桓斬上兜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牛渚作橫江塢會卒吳書曰桓弟俊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爲定武中郎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三年卒長子建襲爵平虜將軍少子脩鎮南將軍脩子丞字顯世　文士傳曰丞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爲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爲侍臣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尤惟榮丞獨獲全常使二人記事丞荅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丞顧榮疇地吳平赴洛爲范陽涿令甚有稱績永安中陸機爲成都王大都督請丞爲司馬與機俱被害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垂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云

宗室傳第六

吳書　國志五十一

張昭傳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
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
王朗俱發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
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時汝南主簿應劭議
宜爲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曰客有
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
六人以爲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
可嘉美愚意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聲有父
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
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
夫所天恃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
不尽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緦麻服之窮也五世

祖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絶之義不拘於協況乃古君五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爲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爲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爲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瀋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爲輕已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吳書曰策得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四方以士人賢者上吾於子不得輕矣乃上爲校尉待以師友之禮昭每得此

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吳歷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曰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

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昭復爲權長史授任如前吳書曰是時天下分列吏擅命者衆孫策莅事日淺恩澤未洽一旦傾隕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輔權綏撫百姓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鎮守領幕府事後黄巾賊起昭討平之權征合肥命昭別討匡琦又督領諸將攻破豫章賊率周鳳等於南城自此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爲謀謨臣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柰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慙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爲方目

閒不置蓋一人爲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
獸輒復犯車而權毋手擊以爲樂昭雖諫爭常
笑而不荅魏黃初二年遣使者邢貞拜權爲吳
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
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
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拜昭爲綏遠將軍封由
拳侯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權於武昌臨釣臺飲
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
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
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

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旣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江表傳曰權旣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謇亮直有大臣節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駁周瑜魯肅等議爲非也　臣松之以爲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遘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足輔是以盡誠匡弼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

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荊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爲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爲戰國之弊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昔竇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況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哉然則昭爲人謀豈不忠且正乎

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衞尉嚴畯寧念小時所闇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畯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

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
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
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
節以報厚恩使泯没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
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
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
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
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
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
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

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
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
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
折孤孤嘗恐失計昭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
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
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
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
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
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
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

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習鑿齒曰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懟之有且秦穆違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以悔過見録狐偃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為人臣不度權得道匡其後失夙夜匪懈以延來譽乃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典略曰余曩聞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蚩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藉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況其不於嵩岳等資

而乃播殖於會稽 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弟子
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騭所薦昭不
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
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為少
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
鄉亭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
騭嚴畯相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
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
為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
人承為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

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爲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吳録曰款字文德歷位内外以清貞顯於當世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留矦二子條機條孫晧時位至尚書令太子少傅機爲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傳又諸葛恪年少時衆人哥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謚曰定矦子震嗣初承喪妻昭欲爲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爲婚臣松之案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計承年小瑾四歲耳生女權爲子和納之權數令和脩敬於承執子壻之禮震諸葛恪誅時亦死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

恪顧譚等俱爲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吳書曰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升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同歡樂休爲人解達登甚愛之常在左右從中庶子轉爲右弼都尉權嘗游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卒後爲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爲魯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僞險詖休素所忿吳録云弘會稽人也弘因是譖訴下詔書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顧雍傳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吳錄雍曾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　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爲蔡雍之所歎因以爲字焉州郡表薦弱冠爲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爲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爲左司馬權爲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

焉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
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
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
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爲太常
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
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
閒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
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
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
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

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爲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江表傳曰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久之呂壹秦博爲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收繫

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江表傳曰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遣　徐衆評曰雍不以呂壹見毀之故而和顏悅色誠長者矣然開引其意問所欲道此非也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吳國寒心自太子登陸遜已下切諫不能得是以潘濬欲因會同手劒之以除國患疾惡忠主義形於色而今乃發起令言若壹稱枉邪不申理則非錄獄本旨若承辭而奏之吳主儻以敬丞相所言而復原宥伯言承明不當悲慨哉懷叙本無私恨無所爲嫌故詈辱之

疾惡意耳惡不仁者其爲仁也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子晳創發于產催令自裁以此言之雍不當責懷叙也雍爲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謚曰肅侯長子邵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絶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絶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爲醴陵侯以明著舊勲吳録曰裕一名穆終宜都太守裕子榮晉書曰榮字彥先爲東南名士仕吳爲黃門郎在晉歷顯位元帝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馬禮遇甚重卒表贈侍中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榮兄子毗字子孟著少有名望爲散騎侍郎早卒

吳書曰雍母弟徽字子敷少游學有脣吻孫權統事聞徽有才辯召署主簿嘗近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之何罪云盜百錢徽語使住須臾馳詣闕陳啟方今畜養士衆以圖北虜視此兵丁壯健兒且所盜少愚乞哀原權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公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為吾行拜輔義都尉到北與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為善義出作兵公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為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盤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公厚待遣還權問定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徽潛采聽方與袁譚交爭未有他意乃拜徽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字季則少知名位至東將軍雍族人悌字子通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為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起對蹔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悌每得父書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為作布

衣一襲皆摩絮著之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議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悌四子彥禮謙祕祕晉交州刺史祕子衆尚書僕射

顧邵傳

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等皆亞焉吳錄曰敦字叔方靜字玄風並吳郡人敦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爲車騎將軍辟西曹掾轉主簿出補海昏令甚有惠化年三十二卒卜靜終於剡令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

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唐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爲制服結經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諝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禮子基作通語曰禮字德嗣弱不好弄潛識過人少爲郡吏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爲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稍遷至零陵太守卒官文士傳曰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

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爲吳偏將軍統家部曲城夏口吳平後爲蒼梧太守少子祐字慶元吳郡太守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爲知人在郡五年卒官子譚承云

顧譚傳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爲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陸機爲譚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以雄奇蓋衆而譚以清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愼謝景羊衜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在譚下赤烏中代恪爲左節度吳書曰譚初踐官府上疏陳事權輙食稱善以爲過於徐詳雅性高亮不脩意氣或以此望之然權鑒其能見待甚隆數蒙賞賜特見召請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

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爲選曹尚書固讓譚曰
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
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卒數月拜
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
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
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
此則骨内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
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
輕雖踈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
失之於勢重也吳芮踈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

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旣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公主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爲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爲大都督與魏將王凌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秦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羣子緒端亦並爲將因敵旣住乃進擊之凌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爲駐敵之功大退

敵之功小休承並爲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已

寄父子益恨共構會譚吳録曰全琮父子屢言芍陂之役爲典軍陳恂詐增張休顧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休坐繫獄權爲譚故沈吟不決欲令譚謝而釋之及大會以問譚譚不謝而曰陛下讒言其興乎　江表傳曰有司奏譚誣罔大不敬罪應大辟權以雍故不致法皆徙之譚坐徙交州幽

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

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阯

顧承傳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

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

所聞爲君嘉之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爲吳郡

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阬拜昭義中郎將入爲侍中芍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諸葛瑾傳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爲氏瑾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風俗通曰葛嬰爲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此與吳書所說不同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爲權長

史轉中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吴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爲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遥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顔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

爲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荅萬一至令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爲君赦之後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荅和此用心於小未

留意於大者也試爲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暫覽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臣松之云以爲劉后以庸蜀爲關河荆楚爲維翰關羽揚兵沔漢志陵上國雖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爲威聲遠震有其經略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爲翦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義旂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答之何患無辭且備羽相與有若四體股肱橫虧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迴駐哉載之於篇寔爲辭章之費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此語頗流聞

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爲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荅孤言弟亮以生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黄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

吳錄曰曹眞夏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爲之救援瑾性弘緩推道理任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瑾進攻浮橋眞等退走雖無大勳亦以全師保境爲功

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爲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

救德無半舌解釋難異也瑾爲人有容貌思度
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咨瑾
曰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
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
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
爲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爲過差及離閒
人骨肉以爲酷耳至於將御自古少有比之於
操萬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
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
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

安往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爲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姦讒並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羣下爭利主

幼不御其爲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臣松之以爲魏明帝而時明主政自己出孫權此論竟爲無徵而史載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亡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録以爲鑒戒或當以雖失之於明帝而事著於齊王䣃王之世可不謂驗乎不敢顯斥抑足表之微辭

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傳瑾輙因事以荅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毎以憂戚吴書

曰初瑾爲大將軍而弟亮爲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爲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改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皆如此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寵貴少而驕樂學爲章句博而不精性寛容多技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表病死權以融代表後代父瑾領攝融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弈或有摴蒱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

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爲奢綺孫權薨徙奮威將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靈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恪被誅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步騭傳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吳書曰晉有大夫揚食采於步後有步叔与七十子師事仲尼秦漢之際有爲將軍者以功封淮陰侯騭其後也世亂避難江東單

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吳書曰騭博研道藝靡不貫覽性寬雅沈深能降志辱身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吳錄曰征羌名矯嘗爲征羌令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彊也而今舍去欲以爲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

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吳錄曰衞旌字子旗官至尚書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騭爲主記吳書曰歲餘騭以疾免與琅邪諸葛瑾彭城嚴畯俱游吳中並著聲名爲當時英俊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吳書曰權爲徐州牧以騭爲治中從事舉茂才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騭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徇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

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
欲內附騭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
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騭騭將交
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
動權逆命騭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
相驚擾處處阻兵騭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
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
屯漚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
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州在蜀分解
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騭書曰

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驅驅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隲於是條于時事業在荊州界者諸葛瑾步騭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吴書曰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録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衆人以此服之權擢以爲選舉號爲得才求出補吏爲桂陽太守吏民悅服徵爲卿會卒知與不知並痛惜焉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

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擥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濵尚有僭逆之醜誠擥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

趣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蹐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寃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吏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怨于上為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為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隱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

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
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
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
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
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
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
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
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
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
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

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為民害愚以為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隲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吳録云隲表言曰北降人王潜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荊州夫備不

豫設難以應卒宜爲之防權曰此曹衷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爲說騭所言云每讀步騭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赤烏九年代陸遜爲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衆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騭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爲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爲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

洛陽爲任晉以闡爲都督西陵諸軍事衞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矦瑢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鄉矦命車騎將軍羊祜荆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孫皓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惟璿紹祀潁川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畯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揔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

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
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
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
獨古人乎然論其絶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
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
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
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
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
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
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趣舍太檢不犯四者俱

一揆也昔丁諝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
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
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
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
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
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
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
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
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
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

入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
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
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
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
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
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
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
道之欲事無充詘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
氣謇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
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

之趨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
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騖
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爲過人至其純粹
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絶俗
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周昭者
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爲中書
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謇方直動不
爲己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
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

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
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
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
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脩志
咸庶為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張顧諸葛步傳卷第七

張紘傳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游學京都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闓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吳書曰大將軍何進太尉朱儁司空荀爽三府辟爲掾皆稱疾不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爲正議校尉吳書曰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因爲之牧不欲令紘與策從事追舉茂才移書發遣紘紘心惡布恥爲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輔荅記不遣曰海產明珠所在爲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從討丹楊策身臨行陳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謨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

冠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吳書曰紘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才略絕異平定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心王室時曹公為司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紘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紘為九江太守紘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固辭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為會稽東部都尉吳書曰權初承統春秋方富大夫人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義紘輒拜牋荅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

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紘以破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美既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真識孤家門閥閱也乃遣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初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紘孝廉昱後為笮融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在東部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并求親戚為之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權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孔融遺紘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循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權以紘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紘厚自挹損不敢蒙寵權不奪其志每從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以規諷 江表傳曰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唯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

後權以紘為長史

從征合肥 吳書曰合肥城久不拔紘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眾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懼并命戮力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圍下馳騁挑戰

權率

輕騎將往襲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勳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爲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紘建

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江表傳曰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驚急赴救爲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 臣松之以爲秣陵之與蕪湖道理所校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異而云欲闚徐州貪秣陵近下非其理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爲虛錯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

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周禮太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覺巧辯緣閒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敘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

張紘

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紘著詩賦

銘誄十餘篇吳書曰紘見柟榴枕愛其文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荅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閒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嘗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子玄官至南

郡太守尚書江表傳曰玄清介有高行而才不及紘玄子尚江表傳曰稱尚有俊才

孫晧時爲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爲侍中中

書令晧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彈使學之後

宴言次說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

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晧意謂尚以

斯喻巳不悅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爲詰環氏吳紀曰晧嘗問詩云汎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尚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對曰大者有禿鶖小者有鷦鷯晧性忌勝己而尚談論毎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以方誰尚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晧云尚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尚尚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尚罪得減死送建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誅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紘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畯傳

嚴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

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爲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畯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衆人咸爲畯喜畯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志林曰權又試畯騎上馬墮鞍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爲吳王及稱尊號畯嘗爲衞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畜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廣陵劉頴與畯有舊頴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以疾不就其弟略爲零陵太守卒官頴往赴喪

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畯亦馳語顗使還謝權權怒廢畯而顗得免罪久之以畯爲尚書令後卒吳書曰畯時年七十八二子凱爽凱官至升平少府畯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玄字彥黃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荅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

程秉傳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後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爲

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爲太子登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爲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秉爲傅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吳錄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内術本姓

李遭亂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
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
咸親焉嚴畯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爲師初見太子登疾
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諮詢太子數訪以異聞年七十而卒

闞澤傳

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曆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郴令孫權爲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爲尚書嘉禾中爲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

刋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宫爲制行出入及見賔儀又著乾象歴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輙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愼宫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爲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爲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覧讀焉初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

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闞生矯傑蓋蜀之揚雄又曰闞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魏文帝即位權嘗從容問羣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爲何如羣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爲丕此其數也文帝果七年而崩臣松之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其爲長幼也微耳

六年冬卒權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楊唐固亦脩身積學稱爲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爲吳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爲尚書僕射卒吳錄曰固字子正卒時年七十餘矣

薛綜傳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吳錄曰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秦滅六國而失其祀子孫分散漢祖定天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陵國二人欲復其封陵國兄弟相推莫適受乃去之竹邑因家焉故遂氏薛自國至綜世典州郡爲著姓綜少明經善屬文有秀才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爲五官中郎除合浦交阯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眞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荅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臣松之見諸書本苟身或作句身以爲既云橫目則宜曰句身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

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江表傳曰費禕聘于吳陛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本傳不同

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

結徒跣貫頭左袵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眞太守乃教其耕犂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斆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麋冷九眞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倮體不以爲羞由

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靦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
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
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
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
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
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
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
髮髡取爲髲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
下車以供設不豐檛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眞太
守儋萌爲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

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彊萌
忿杖歆云於郡內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
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
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
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
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
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爲隙
兵弱敵彊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
檢攝威武不足爲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
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爲

薛綜

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爲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猶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爲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

者假以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効庶幾可補復
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
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
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
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爲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
綜爲長史外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
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
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
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
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

福鎭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之語季
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
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
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
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
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
其方土寒埆穀稼不殖民習鞌馬轉徙無常卒
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
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
一也加又洪流滉瀁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

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欝蒸霧氣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

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勑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爛權曰復爲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冊祝辭令皆新衆咸稱善赤烏三年選曹尚書五年爲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權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傅之以文約之以禮茅土之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仍兼選舉甚爲優重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珝官及威南將軍征交阯還道病死漢晉春秋曰孫休時珝爲五官中郎將遣至蜀

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爲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珝弟瑩字道言初爲秘府中書郎孫休即位爲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晧初爲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晧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緜緜頗涉臺觀暨臣父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汙釋放巾褐受職剖符

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枯瘁更榮絶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宗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録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殊榮翊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華揚聲及臣斯陋實闇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

繼世荷燀才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
是貴追悼亡臣異存遺類如何愚㣜曾無髣髴
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實與居夙夜
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
生誓投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是歲何定建議
鑿聖谿以通江淮晧令鑿督萬人往遂以多盤
石難施功罷還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晧
追聖谿事下鑿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
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録功美垂之無窮
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

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
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
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
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
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為將復以過
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
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
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
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
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慺慺為國惜之

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
退填滿壑無所復恨晧遂召瑩還為左國史頃
之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移為羣小所
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
表陳謝因過詣瑩瑩復為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
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
州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
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
行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軍征晧晧奉書於司
馬伷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既至洛

陽特先見叙爲散騎常侍荅問處當皆有條理（于寶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晧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晧之君吴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吴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王隱晉書曰瑩子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資望故如上國不似吴人歷位二宮丞相長史元帝踐祚累遷丹楊尹尚書又爲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傅東宮）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爲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程闞生一時儒林也至畯辭榮濟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爲吴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張嚴程闞薛傳第八　吴書　國志五十三